**附件2**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 题** | | | 《风中的白杨》 | | | | | | | **体裁** | | | 特写 |
| **字数** | | | 2815 |
| **作　者**  **（主创人员）** | | | 孙艳蓉 | | | **编辑** | | | | 于靓玭 雷振军 | | | |
| **刊载单位** | | | 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 | | | **发表日期** | | | | 2019年9月7日 | | | |
| **刊发版面名称及版次** | | | | | 沙坡头文苑 5版 | | | | | | | | |
| **自荐作品所获奖项名称** | | | | |  | | | | | | | | |
| **参评**  **作品**  **简介** | | 宁夏生态移民，惠及宁夏南部山区百万群众，对这史诗般的搬迁过程，作者进行了深入采访，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认天生贫困的命，坚忍、执着地与命运抗争的事迹令人感动，并心生敬意。其中生态移民之前的自发移民，更是这些群像中最突出的部分。特写《风中的白杨》，就是用真挚的笔触，刻画了他们“与天斗、与地斗”，最终走上富裕路的风骨。 | | | | | | | | | | | |
| **推荐**  **理由** | | 特写《风中的白杨》刊发后，社会影响广泛、评价颇高，觉得这是一篇真正沾着泥土、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走基层作品。文中将宁夏生态移民之自发移民的典型代表“周满仓”“杨怀义”刻画得很鲜活，而他们的精神，更是鼓舞着一代代移民走富裕路的决心。  签名：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初评**  **评语** | | 此文情感真挚，文笔洗练，是一篇难得的走基层特写稿件！  签名：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联系人(作者)** | | | | 孙艳蓉 | | | | **手机** | | | 13723330260 | | |
| **电话** | 7012894 | | | | | | **E-mail** | Syr3043@163.com | | | | | |
| **地址** | 宁夏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 | | | | | | | | **邮编** | | | 755000 | |

**附件3**

诚信参评承诺书

我单位就报送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做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按照《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规定，组织参评作品初评。对所报送的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以及《推荐表》等申报材料，我单位进行了认真审核把关。参评作品和申报材料经过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的确认。作品同刊播时一致，有关刊播信息及作者（主创人员）、编辑等申报内容真实准确。作者（主创人员）、编辑近3年内无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内情况。

如参评作品存在严重导向问题、重新制作、抄袭或内容失实；参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等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内参评；刊播信息有造假、虚报；作者（主创人员）、编辑有虚报等问题；存在未按规定程序开展推荐和初评，未按要求对报送作品材料进行公示；推荐单位、报送单位和参评者等对评委或有关人员有请客吃饭、送礼、“拉选票”“搞公关”等贿赂行为，我单位愿撤销相关作品、人员参评或获奖资格，并按照《评选办法》有关规定承担以下后果。

一、追查相关责任人责任。

二、接受中国记协对我单位和推荐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处罚。

三、被通报批评的责任人3年内不得参加中国记协新闻奖评选活动；被通报批评的作者（主创人员）、编辑3年内不得参加中国记协新闻奖评选活动。

四、被通报批评的推荐单位不得参加下一届评选，报送单位（不含专项初评单位）不得参加下一届相关项目评选。

五、填报信息有误，造成申报版本与播出版本不一致，对报送单位予以批评。首次被批评的，将责令整改；连续2年被批评的，将减少2年累计涉及作品名额。

六、推荐单位、报送单位和参评者等对评委或有关人员有请客吃饭、送礼、“拉选票”“搞公关”等贿赂行为，一经查实，则取消该作品的参评资格或获奖资格，相关责任人和该作品作者今后不得参加中国记协主办的各项评选活动。并报请纪检监察部门处理相关人员。

承诺人（签名）孙艳蓉

（报送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风中的白杨**

孙艳蓉

宁夏生态移民，惠及万千南部山区群众，对这史诗般的搬迁过程，我们进行了深入采访，从迁出区到搬入区，辗转近4000公里。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有许多人，他们不屈服命运，坚忍、执著地与命运抗争的事迹令我们感动，并心生敬意。其中在生态移民之前的那些自发移民，更是这些群像中最突出的那部分，至今洇满我心。

那年秋末，当我们到达石嘴山市平罗县红崖子乡五堆子村时，正是夕阳西斜，金色的阳光铺满大地，平畴沃野上一排排白杨树，与远山、天际，构成了一幅颇具质感的油画。在五堆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周满仓家，阳光照在院里摞码整齐的3堆近万斤金黄的玉米棒子上，刺得让人一下睁不开眼。因此，进到他家，面对那城里人一般簇新雅致的窗帘、高端大气的皮沙发及一应齐全的家电时，我们一时适应不过来。在主人的热情招呼下，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环视屋里，不由啧啧称赞。说他们是移民，我们真还不敢相信！

对我们的赞叹，坐在对面小凳上的周满仓拍拍腿笑道，我家这还真不算啥，要说富，还数我们杨书记家。说着，周满仓指指跟进来坐在他身侧的现任五堆子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怀义。他家，才叫豪宅哩。

听周满仓这样说，杨怀义谦虚地笑笑，说，我家也不算什么，比我家富的人多得是。当年，能留下来的移民，现在日子都好过了。

是啊。见他这样说，周满仓点点头。周满仓年过60，1986年从海原县关庄乡窑儿村搬下来时，不过30岁出头，正是人生的大好年华。他不想一辈子困在缺水少吃永无尽头的大山里，他有一双勤劳的手，他想走出去。和他一起走出来的60多户，但后来因下不了苦，又跑了十多户。

你以为我们那时候的移民，像现在啊，政府给盖砖房、盖楼房，给太阳灶太阳能啊，没得，就两间土房子，还没门。刚搬来，那大风就不断，当时也没啥，就可怜的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把褥子挂在门上当门帘。可是后半夜紧接着又一场大雨，屋顶漏雨，没办法，人和娃娃就缩在墙角旮旯蹲了一夜。那时的情景就是“三根檩条九根椽，睡在炕上看见天”，弄得娃娃哭老婆怨，说咱们还是回去吧。山里再穷再不济，还有个热炕头哩。这里，算啥，孤寂得跟狼一样，我们真是山狼么？说到这，周满仓朝我笑笑说，你知道山狼是啥意思？我也笑笑，一路走过来，对这个词，时任海原县关庄乡的杨正权乡长给我解释过。他说，川里人叫山里人叫“山狼”。以前，谁要叫他们山狼，他们会很生气，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现在，随便说去，没人会在意，因为狼有韧性，能团结，要说，还是对他们的褒奖哩。

当时，我就不认那个理，我说，哪的土地不养人？在以前一年下不上几滴雨的大山里，我都活了30多年，何况现在在这样平展展的土地上，还靠着黄河。既然出来了，哪还有回去的道理。现在想想，当时也是太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说着，周满仓呷口水，抹抹嘴。黢黑的脸上，皱纹似都结在一块了。

土地平展，你以为是啥土地呵？盐碱地，白花花的。杨怀义说，那时我才20多岁，说没经世吧也经过，可当时，这里的确苦。几乎天天沙尘暴，没有路，路都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种田，没水不行，我们就挖水渠、打田埂，可一场大风后，水渠被填了，埂也走了形。叹一场哭一场，我们再重新开始，要不，怎么办哩！

像挖沟挖渠这样的苦活，当地人都不愿意干，那时我们被当地人看不起，他们排斥我们。反正我就是个二杆子，好，你不干，我们干，非干出个样子给你们看。那时，我已是这的村党支部书记了，我就把我的村民连打带骂，让他们出工出力。不但干，而且要干好。周满仓舒展一下眉头，接着说，可是，与人斗，我们不怕，无非是多出把子力气，出力又苦不死人。但与天斗，我们就怕了，也斗不过，记得来年，麦子眼看快要收成了，大人娃娃高兴，大人许给娃的白面大馒头，远看就要端上桌了，可一场大风后，麦子压的压，吹跑的吹跑，大人娃娃都落了泪。

好，老天既然不疼惜我们，我们只有把自己苦上十倍八倍，我们终究会打动你的。于是，渠埂走形了我们重新修，麦子今年压了我们来年再种。终于，老天被我们感动了，不再使坏，以前的盐碱地现在都被改造成了黄土地。那时干活满地里连个做锹把的柴棒子都找不到，如今栽树栽一活一个，大的都能抱一抱子了。杨怀义边说边拿手比划着。地也是种啥收获啥。我种25亩地，今年光收小麦就是15袋子；黄豆15袋；菟丝子21袋，每袋90多斤，1斤30多块钱，光这一项就收入五六万块钱。还套种了2亩菠菜，菠菜籽也收入5000多块钱。

听到这，我们边给他算着账，边问周满仓他家的收入时。周满仓喝口水，咂咂嘴说，和杨书记家差不离。我种着32亩地，收菟丝子12袋，4袋豆子，26袋麦子，还有院里的这些玉米，后院还养着15只羊，两头肥猪，日子好得很！

当问到种这么多田，如何忙得过来时？两人几乎是同时说道，不愁，现在好多都是机械化作业。不像在老家时，庄稼不收获也愁，收获了还是愁愁，机器开不进去，啥都要两只手抓挖。哪像现在，收1亩麦子，也就是眨巴眨巴眼的事。需要人工的，就请新移民帮忙。在我们这里，许多人家都是新移民给老移民打工。周满仓笑道。

对如今的日子，杨怀义有时也颇觉恍惚：刚到这里时，我不过20多岁的毛头小子，那时听别人说万元户，觉得新鲜得很，若把这跟自己扯上关系，又觉那是遥不可及的事。可现今，我们这些老移民里，家有几万元、十几万元的，比比皆是。上百万元的，也不是没有。我们这些人，日子好过当地人的，也大有人在。

看他志得意满的样子，我笑道，现在他们不敢再叫你们山狼，也不敢再小瞧你们了吧？

嘁，山狼随他们叫去，人若不怂，叫是叫不怂的。只怕自己当了怂包，别人不叫还是怂包。他们早就不敢小瞧我们了，他们甚至是怕我们，怕我们的较真，怕我们的苦力。现在，我们的日子好过当地人的很多。我们的娃们也争气，从搬下来的那天起，大家好像都憋了一口气，不只是为我们的光景，还要为娃娃的前程。因此这么些年，娃们很少有辍学的，考上大学的是一个接一个，最不济的，也要去当兵。每逢年节你再来看，几乎家家都有小轿车开进来。越说，周满仓脸上的皱纹越舒展。

如今，周满仓大儿子在江苏当兵，娶了个江苏媳妇留在了江苏。二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和媳妇都留在平罗中学教书，三儿子在外打工。两个女子都已经出嫁了，现就老两口守着这一大摊子。

现在，就剩我们老两口了，想吃啥就吃啥，想干就干，想不干了就缓着，自由得很，日子根本就不愁。再说，我每个月还有劳动模范津贴哩！说着，周满仓瞥一眼放在高低柜上装裱在镜框里的荣誉证书，有“自治区道德模范”的，还有“全区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的，等等。

从周满仓的眼神里，能看出他对这些荣誉的看重。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30年的光景，人生的一半，他将热血付诸在这里，将汗水挥洒在这里，他带领他的村民，将这没有希望的盐碱地，改造成生机勃勃的黄土地，且树木成行，这，可能是对他最好的嘉奖和肯定了。

出了周满仓家宽阔的将生活区和养殖区分开里面植有枣树、苹果树的院落，秋日暖阳照下来，在铺了一层余晖的金色原野上，我们丝毫看不出周满仓初来这里时的影子。那站成士兵样的排排杨树，不就是周满仓、杨怀义们的写照吗？